

民間文藝叢話

中國蛋民文學一變

——鹹水歌——

漁家燈上唱漁歌，

一帶沙礫繞內河。

阿妹近興鹹水調，

聲聲押尾有兄哥。

——羊城竹枝詞。

中國本部境內，除了我們漢族以外，尚有許多山居水泛的未開化的民族，如雲南，貴州一帶的獮獠，兩廣，湖南一帶的獠民，廣西境內的獠人，西南各省的苗民，東南沿海的蛋戶，這都是彰明較著的。我們誰都知道：一個民族的文化的上下，與他們的文學——民族心聲的歌謠——是很有關連的，大概比較進化的民族，他們個人的心聲，恒比全體的發達，未開化的民族，則他們全體的心聲特別旺盛，而個人的却很少見發生。因此，越是野蠻的民族，他們全體的心聲，越比那

進化的民族衆多而且流行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。

中國人——我們漢人——沒有心情去研究和鑑賞別的民族的心聲則已，若有這個念頭，那麼上面所列舉的許多未開化的民族，正各蘊藏着無限的好寶貝在他們的口上心頭，等候着我們去作大舉的發掘呢。記得清人李雨村，曾編輯過一部粵風，裏面除去了一部份粵人的歌謠外，其餘都是那獠獍各未開化民族的心聲。近來「歌謠新運動」中，也有人注意的採集了一些雲南獠羅，和廣西獠人的歌謠，發表了出來。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工作。只可惜那些以水爲家的蛋民的心聲，尙沒有人把牠從他們的心口中，傳達到我們大家的耳裏心頭，使大家爲之欣慰，爲之感動！

我雖很明白自己的能力十分鮮薄，不足以擔任這種郵傳民族心聲的工作，但我很贊成「奇文共欣賞」這句話的，所以就不自量力，本其所可能的來從事介紹，雖將以淺陋見笑，也有些不及顧慮了。

當尙未正式的敘述到蛋家的歌謠之前，我們且先畧說一說他們種族的來源和生活的概況。

關於蛋家種族的來源，依人們所言的，真是衆說紛紛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說他們年是鯨鯢之族，這種幻想的解釋，和謂元朝的初祖是一條蒼色的狼與白色的鹿相配而開始的，及苗民的先人，

是高辛氏的一條畜犬，因救主人有功得尙公主，遷居於南嶺上所滋育的，同爲一樣荒唐不經的神話。這種傳說，在學術的研究上，或者大有用處，但我們現在可以不消多理，有人說，他們是南蠻的一種。有人說，他們有一部份是由山上的苗民遷入的。有人說，他們初頭的祖先，因避干戈之擾，潛居水中，子孫習慣，所以永居滯水上。以上這種，都很有使我們相信的可能。雖然我們不能夠擇一個最真的，使定於一尊（其實，不用定於一尊，——也許不能定於一尊——因爲我們畧畧知道一點便够了，至於詳細精確的考究與辨別，那是人類學者之所事，用不着我們來「越俎代庖」的。）

至於他們的生活，其單簡野陋的情形，與別的未開化的民族，是沒有什麼異樣的。以舟楫爲家，以捕魚爲業，這差不多就是他們生活的概況。但他們足以使吾人注意的，却是那種「詩的生活」。這當然是一條通例：凡民族生活簡單的，他們歌唱的生活，總要發達得多。幾乎可以如此說：他們的生活之絕大的慰安與悅樂便是唱歌。休息時，固然要唱，工作時，尤要唱，獨居時，固然要唱，羣聚時，更加要唱。所以在他們居處中，無論是在烟霧猶迷的清晨，日中鷄唱的亭午，月明星稀的晚上，都可以聞到他們宛轉嘹亮的歌聲，有如歌者之國一樣。獐人如此，苗民如此

，便是我們一部份未盡開化的漢人，散居在山嶺深處的，也何嘗不然。記得有人在什麼的文章上，說德國首都的柏林，一屆入夜時，萬樂齊奏，全市都爲「音之雨」所充溢，（但記大意如此，原文不復省憶）不知比較這些原人自然的歌唱的生活爲何如？不消說，蛋民的生活，除了簡單的爲口腹的工作外，大部份也是屬於「詩的」。據說，他們當男女結婚之夕，風致尤爲特別。男家和女家的船，皆張紅燈，掛新彩，泊近一處，請了許多歌唱的能者，相與競吟對唱，鎮夜不息。這種生活，是多麼浪漫而詩美啊！惟其環境如此，所以能够產出一種極有價值的文學——鹹水歌。

鹹水歌，亦曰鹹水嘆，又名後船歌。是蛋民歌謠的一種。其果通行於我東南海濱全部的蛋家與否，我雖不能斷定，但據我所知，至少我們廣東沿海一帶是唱着的。

這種歌的形式，略同現在各地流行的山歌，多爲七言四句體。每首一章的爲普通，二章以上的，雖然也有，但不大多。最可注意的，是每句末端，皆附有助詞，在我們這裏一帶通行的，是一個「囉」字。詩歌中，這種尾詞的附加，在吾國頗不乏例。如古歌謠中的「兮」字，楚詞中的「些」字，都是和這同一類的東西。

這種歌的內容，大概以唱咏愛情的爲多，因而不免出於冶蕩。某君有咏羊城竹枝詞一絕云：

白雲山上草青青，

白鵝潭下春水生。

山上鵲啼郎記取，

水上蛋歌郎漫聽。

這便是一個好證見了。

(一)

兄當着東妹着西，囉，

父母嚴硬唔敢來，囉。

十二精神帶兄去，囉，

唔知親兄知唔知，囉？

(二)

巴豆開花白拋拋，囉，

妹當共兄做一頭，囉。

白白手腿分兄枕，囉，
口來相斟舌相交，囉。

(三)

頭帆掛起尾正正，囉，
中帆掛起船要行，囉。
大船細船去到了，囉，
放掉俺妹無心情，囉。

頭帆掛起尾超超，囉，
中帆掛起船轉頭，囉。
大船細船去到了，囉，
放掉俺妹心頭焦，囉。

但是，這種歌，雖是一種「情歌」，意思，語詞，却很質直，頗少宛轉纏綿之致。山歌多喜用

顯比隱比和雙關等表現法，而鹹水歌則除常以別的事物「起興」外，其餘都爲極真率的陳述，回還吞吐的風格，絕少能得見到。我們若把牠用南北朝的歌謠來打譬喻，那麼，山歌是南方的清商曲，——子夜歌，懊儂歌，讀曲歌等——鹹水歌却是北方的橫吹曲——企喻歌詞，捉搦歌，馳驅樂歌，柳枝歌等。山歌云：

(一)

初來到，

東好嬌娥唔唱歌。

檢錢來買山紅豆，

我因相思無奈何！

(二)

千里路途來就姊，

萬里路途來就姑。

我願離妻來就妹，

中國蛋民文學一擲

你願離夫就我唔？

(三)

我送親娘到河邊，
看見河邊水潺潺。
江水茫茫唔見面，
蝴蝶雙雙兩相牽。

鹹水歌云：

(一)

菱角開花在深潭，
妹當要嫁兄唔甘，
妹當嫁出成雙對，
兄當着只喘大氣，

(二)

頭殼暈暈霹霹彈，囉，
肚仔痛痛透心肝，囉。
若得阿妹分我睇，囉，
先生免請藥免煎，囉。

(三)

一盤猪肉一盤春，囉，
妹當送兄開大船，囉。
妹當送兄快快到，囉，
短命舵公迫開船，囉。

我們把牠對比着看一看，兩者差異之處便判然了。

這種歌，因為表現上過於直率之故，所以必至的流弊，就是鄙野與猥褻。雖然不過僅限於小部份，但總不能不算是牠的一個缺點了。其所以致此之由，除表現的手段本身以外，如生活的俚野，及言詞的少經訓練，都是很有關係的。

依上所言，這種歌既然頗傷於直率或粗穢，——後者當然不是全部份——那麼，倘若把牠歌唱起來，不是要很少音律上之美嗎？可是，這却大大不然！牠歌唱起來，確是比什麼歌曲都好聽呵！好的很呀！還憶起那一次，我夜間乘舟遠行，時月明人靜，於那烟波深渺處，聽見舟子在吟唱這種歌，此際，真令我的精神感到幽深的怡悅！我想那種音調的美妙，雖全沒有音樂素養的人，——一個「音盲」的人——聽了都禁不住悠然神往呵！這個，究竟是什麼緣故呢？我不能不說是那種悠揚挫頓的調子，有以使之然了。

日落西山 是夜昏 囉

士士上× 六工× 上士

點起孤 燈照孤房 囉

士×上 上士合： 仁

日來想兄 餉得暗 囉

士士上× 六工× 上士

冥來想 兄到天光 囉

士×上 上士合… 仕

餘音： 上士合 工×合 上士合上合

（餘音，即所謂「送版」，是一種音樂上的作用，與歌調本無大關涉，在此可以略去。但因足以供有興合樂者之採用，所以一並抄出。）

這個工×譜子，是我的好友海秋君寫出來的，他雖謙說恐怕不大正確的地方，但我以為得此，很可以帮助大家了解這種歌咏唱時音調上的完美，所以把牠錄在這裏了。

總之，鹹水歌是蛋家民族的一種心聲，於我們喜歡文學的人，是很值得去研究和鑑賞的。牠的優點，在於表情的真切和音律的諧美，至鄙穢之處，雖不能免，但就牠大體上看起來，那也不過白璧微瑕罷了。

十四年六月五月初稿

十五年八月五日改稿

客音的山歌

畧畧留心過中國方言的人，怕都要知道我們廣東有三種很不相同的方言吧。這三種很不相同的方言，就是本地話（亦曰廣東話），福老話，客家話。說本地話的，叫做本地人；說福老話的，叫做福老人；說客家話的，叫做客家人。本地人（亦名廣府人）所佔居的地域，為廣州各屬與兩陽一帶及其他各地；福老人所佔居的地域，為潮州各屬與惠州近海一帶及其他各地；客家人所佔居的地域，為嘉應州各屬與惠州北部一帶及其他各地。

現在且單談一談客家人的來歷和生活吧。

廣東的客家人——其實，客家人的足跡，不僅限於廣東一省，像福建，江西等省的南部，也有了他們——據黃公度的考証，和章太炎的証明，知道他們乃是一種從中原南來的民族。去年嘉應州友人黃延凱君，做了一篇關於客族是否為中原遺種又一証據的文字，把水滸，儒林外史，紅樓夢等書中和現行客話相同的二百餘個語詞，摘錄了出來，並且按說道：

總觀今日吾國文化潮流澎湃中，提倡改革文學的學者，莫不推白話文為國語正宗；而白話文中

，尤以水滸、儒林外史、紅樓夢等書爲模範。然我們讀上舉的幾部書，覺得其中許多人情風俗，諺語俗語，和我們客族方言沒有什麼大分別。今特地提出大家研究。如果水滸確爲南宋時流行的小說，則這篇末始不能証出客族是宋高宗南渡時候，陸續遷到廣東來的。

這大概可以使我們明白客家人的一點來歷了。

至於客家人的生活，因爲他們所處的環境的關係，所以每日作業於田野山嶺間的，很佔多數，並且男女俱出，沒有「男子事於外，女子事於內」之嚴厲的差別。——至少我們這裡一帶客家人的情形是如此。他們的性質，大都簡樸耐勞，很少慵惰浮誇之態，即此，猶保存着古代原人的風氣。——這些，都頗和他們山歌的產生有點關係。

我們廣東，對於貴族的文藝，能够爲中國文學史上生色的，雖爲數很少，但論到民衆的文藝，牠却是一個金碧輝煌的寶庫！但就俗歌說吧，剛纔所舉的三種方言中，除普通形式民歌和兒歌，十分地發達外，各還有一種獨特出色的歌，如本地話的粵謳，福老話的輦歌，客家話的山歌，其牠，如謠，蛋等民族，也都各有他們豐富而特殊的民歌。任是那一個省份，恐都比不上我們吧！所以「粵俗好歌」這句話，並不是什麼過份的讚詞呵。

前清時候，文人如王士禛，李調元之流，都談到我們廣東的山歌，並且把牠採摘一些記在他們的著作裏面。到了人境廬詩草的作者，——黃公度——居然把這種鄙野的山歌，雜入了自己的作品中。但他們——只黃公度算做例外——多泛認牠爲廣東一般的民歌，而不知道牠是客家人獨自擅場的一種歌謠呢。

這種山歌，據所我知，像雲南，江蘇，浙江，廣西等省都有。格式畧如詩歌中的七言絕句，但首句間或作三言，這是各地大體相同的。每首歌詞完後，也有另附以尾聲的。其尾聲，短者如「斐……」，長者如「啞啞嵩，乃乃磅，磅隆嵩隆乃啞啞」這樣之類，不一而足。黃公度云：

每一詞畢，輒間以無辭之聲，正如「妃呼稀」，甚哀厲而長。

說的便是這類尾聲了。

他有種特異的表現法，便是「雙關語」，——或曰度詞，又曰隱語。這種雙關語，在晉宋的民歌中，十分盛行，是文藝上一種富於意味，而且很有價值的東西。山歌中如：

前日與妹一籠雞，

今日分做兩路啼。

豬肝心肺落鐵甕，

兩付心肚來待我？

「啼」，作「啼叫」的「啼」解，亦作「啼哭」的「啼」解。「豬肝心肺」，作豬的「心肝肺」解，亦作人的「心肝肺」解。關於這些話，我前年曾寫過一篇「歌謠的一種表現法——雙關語」，說的頗詳細，但其用法却有兩點不同的地方：

1 只借物以起興，和後面的歌意了不相關的；

2 借物以起興，兼畧暗示點後面的歌意了。

第一例，如：

河裏石子生青苔，

烏蠅爲食人爲財。

鯉魚因爲茶蘊水，

我今因爲祝英台。

註一——烏蠅，蒼蠅也。註二——茶蘊，卽茶子榨油後，其滓所做成的餅塊也。俗用以

客音的山歌

客音的山歌

十六

魚，故句中如此云云。

竹篙打水兩月開，

問娘轉去幾時來？

三羅有穀丟落海，

唔得團圓做一堆。

第二類所舉，頗有點像比喻。但細玩之，又不似有意的運用，而只是偶然興會的話，所以我們仍不妨把牠看做「起興」。我想，如要恰當一點的說，不如稱牠做「興而比也」吧了。

至於內容，大都取材於情愛與性慾方面，所以牠的篇章，十之八九是情歌。表現愛情，表現得很真摯的，如：

扇子撥來圓叮噹，

你夫打你我痛腸。

一心都想來去教，

恐怕雪上又加霜。